



中山鎮的烤豆花

□黃海子

三合場(重慶江津中山鎮以前的稱謂)的山里,雪下了一整天,並沒有要停止的意思。

已是深夜,兩兄弟坐在火塘邊,山林里被雪壓斷的樹的枯枝以及竹子發出的噼啪聲不斷傳進耳朵來,使得整個山村的夜空洞又寂寥。

火塘里的炭火一直都很熱烈旺盛地燃燒。

“這雪估計得下兩天了,明天老弟就別急着回家,這雪得把出山的路封了。”哥哥在給來看望他的弟弟拉話。

“人不想留,天却生生地留客,可見哥哥的熱情。”弟弟恭維着。接着又說:“這夜估摸着也到12點了吧,我們把話扯着扯着都不曉得時間了,我肚子还有点餓了,要不我們明日白天再扯,都去睡了。”

“我也有點餓了,先別忙去睡,餓也睡不着。我去廚房看看,弄點菜來,我倆喝點‘單碗’(俚語:酒)再睡。”說完,哥哥點了煤油燈起身去廚房弄菜去了。弟弟坐在火塘邊,炭火紅朗朗的,暖身。

哥哥去廚房搗鼓了一阵,端出一個筲箕來。筲箕里有晚飯時吃剩的、舀在筲箕里泔水的豆花。哥哥一邊靠近火塘,一邊說:“難得架柴火,干脆我們將這豆花就這火塘的火,烤着吃。”哥哥說完,將裝有豆花的筲箕放在板凳上,再將蘸豆花的紅油海椒、蔥花、花椒面、菜油、芽菜顆粒一併放在了板凳上。然後在火塘邊架上幾塊楠竹塊,將划成方塊的豆花刷上菜油,放在楠竹塊上烤。

“你用筷子翻烤一下,我去酒壇里勾碗‘單碗’來。豆花烤熱了我們就用豆花下酒。這里比不得你三合場街上方便,我們將就哈。”哥哥客氣完,起身去勾酒。弟弟應聲:“少勾一些,晚飯時我就喝得有点高了,現在還滿嘴酒氣。”

他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兄弟。

那年清明的時候,“弟弟”獨自回山里老家上墳,回途中被路邊的毒蛇咬了。恰巧被路過的“哥哥”撞上,救了弟弟一命。弟弟為感謝救命之恩,與哥哥結成了異姓兄弟。哥哥無妻小,獨居山里。弟弟在三合場有個雜貨鋪子,販賣些日常雜貨做營生。弟弟覺得哥哥獨自待在深山老林里,少了說話的,寂寞。因此隔三岔五就上山來陪哥哥說說話,順便也從雜貨鋪里拿些日常用品給哥哥背上山來。

哥哥勾了酒出來的時候,楠竹塊上的豆花也烤得幾面都焦黃了。

屋外的雪依舊簌簌地落,偶爾被雪壓斷了的樹枝聲越發讓這里的山空大起來。昏黃的煤油燈光透不過門窗,倒是門窗外的雪光,生生地硬擠進屋來,把煤油燈光摻出了一些白來。那雪光雜糅着燈光,又顯得昏黃昏黃的,像烤黃的豆花表皮。

烤熱的豆花塊拿在手里有些燙。弟弟在烤熱的豆花塊里開出了一道口子,將油辣子、蔥花、芽菜硬塞了些進口子里,遞給哥哥:“我想這干豆花并不比水豆花松软,蘸作料吃的话,作料的滋味浸不進這干豆花,就成了作料是作料的味、豆花是豆花的味,這滋味一定會寡淡。不如將作料塞進烤好的烤豆花里,和着一咬,作料和豆花就混勻了,應該好吃。來,哥哥,你先吃一塊。”說完將塞滿作料的豆花遞給哥哥,自己開始打理自己吃的那塊。

哥哥接過豆花,放嘴里一咬。外表綿干,里面嫩爽的豆花夾雜着蔥花、油辣子、芽菜顆的香像冰雪大山里屋里的這一塘炭火,隔開了外面凜冽入心的寒冷,是那麼溫暖;細細嚼來,烤豆花的滋味又仿佛這山里的四月天——

陽光照拂着萬物,鳥語浸潤着各色花開;細風里,所有的生命都顯出一股輕鬆滋潤的味道……

弟弟咬了一口在嘴里,也驚喜道:“好味道!”

雪晴,弟弟下山的時候,哥哥專門做了一鍋豆花,將豆花舀出來放进筲箕里壓制得水分剛好,軟嫩自然。又將壓制好的豆花划成大小均勻的豆花方塊,再拿到火塘里,烤制得像那晚他兄弟倆吃的那樣,然後對弟弟說:“每次你來陪我,都帶了那麼多手信。你回家去沒什麼帶給孩子的,我烤的這些豆花,你帶回家給孩子們做零嘴。”末了,不由得感慨:“沒想到豆花這樣烤着吃,是這般好吃。”

如今,改名為中山鎮的三合場,已是有着“生活着的古鎮”美譽的旅游勝地。鎮上那條青石板的老街兩邊的鋪子門口,隔三岔五就擺有一爐炭火,炭火上籠着編織的楠竹筲箕,筲箕上橫陳着方塊的豆花。那豆花在煙熏火烤里,散發着它獨有誘人的香氣。而隨眼一望,街上總有游人手里拿着烤熟的豆花送進嘴里咀嚼。那一副享受的樣子,不得不誘人去買一塊來飽口福。

這老街上的烤豆花,得益於很久以前的那個弟弟。他送走他壽終正寢的哥哥後,因為哥哥沒有子嗣,為了讓人記住他哥哥,就把大雪那晚他哥倆吃的烤豆花的製作方法傳給了他的子女,同時也傳給了街坊鄰居。因此,這條老街上,就有了別處沒有的烤豆花。

隨着時間的推進,中山鎮上的烤豆花,除了各家新添的滋味外,有一種滋味,却无法改變——當烤豆花拿在手,送進嘴里,咀嚼着,慢慢就會想起家里某一道吃食來——那是奶奶還是爷爷,是外公還是外婆,還是父母做的,終生无法忘却的一道菜肴的滋味?

(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、江津文藝評論協會副主席)

一脚踏空 就飞到了古佛山巔

□郭凤英



古佛山

古佛山懸崖棧道建好後,一直想去領略一番它的驚險刺激,但一直没抽出空來。直到這個深冬,在一個天色陰沉沉、遠處霧蒙蒙的日子里,重慶、四川瀘州以及榮昌的文朋詩友相聚古佛山,終於登上了這條向往已久的懸崖棧道。

提到棧道,總會不自覺地想起“明修棧道,暗度陳倉”的典故,楚漢爭霸的歷史風雲便穿越而到了古佛山,仿佛在這陡峭的山間絕壁上,繪聲繪色地演繹了一回。

古佛山懸崖棧道長度僅僅1200米、寬1.5米。然而,懸崖棧道飛架於古佛山山腰的懸崖絕壁上,東起三聖洞,西至茶研究所,沿途有觀景台、玻璃棧道、洞穴等景觀打造。凌空飛架的棧道完全具有古代棧道的特點:盤旋於陡峭山壁之間,因地制宜採用不同的工程技術措施,依山傍崖支撐於危岩深壑之上。

漫步在懸崖棧道上,可仰望古佛山的驚險絕壁,又可以俯瞰遠處的田園美景,雖然當日山下霧蒙蒙一片,分不清哪是山丘,哪是農家,但恰是這種天色,反而有一種恍若仙界的神秘感。

一心不能二用,走棧道不能分心,儘管有堅實的欄杆起保护作用,仍不能大意,否則,一脚踏空,就會飛上古佛山巔。古佛山主打一個“佛緣”。佛,來源於古佛山附近保留至今的“西來第一禪林”古石牌坊,山腰景色最佳處打造的“百佛園”便基於此。到過古佛山的人都會問:既然山名古佛,佛在哪裡?

古佛山是榮昌境內最高山峰,雖然海拔僅為711.3米,但榮昌境內這一面山勢陡峭,山腰至頂上幾乎筆直,其驚險程度并不亞於荔枝古道上那些懸崖峭壁。若在一个最合适的角度,于空中眺望,整个山势如一尊端然在座的大佛,要是遇上云雾缭绕的天气,就更能增强人们的想象力,那种似有似无的缥缈感,才是真正的朦胧美,才是“佛在心头坐”。

懸崖棧道橫穿百佛園頭頂,棧道利用現代建築技術,自然牢固,根本無須擔心它的安全性。然而,走在這條路上,我們可以在意念里“一脚踏空”,閉上眼睛。身邊呼呼風起,身子輕曼如燕,佛的神奇力量將我們托起、飛升,越過懸崖,穿過峭壁,腳下似乎踩着五彩祥雲,飄飄洒洒地在雲端漫步。

一睜眼,這才發現,已經站在古佛山巔,目光巡視滿山茶園,一朵朵黃白相間的茶花,在雲霧中腼腆地微笑着。極目遠眺,山下依旧迷雾蒙蒙,尤其是滿山飄飛的雪粒子,悄無聲息地落在我們肩上、頭上,冰涼的雪雨絲絲縷縷,靜靜地與我們在山巔親密接觸。

古佛山的懸崖棧道,似乎有一種魔力,1200米的距離,剛好適合眼下一愛運動體力稍顯不足的人去走,當我們感到累了走不動的時候,已經快到山頂了;古佛山的懸崖棧道,好像有一種引力,吸引著遠道而來的遊客,讓人情不自禁會產生一種心態:如果連這條棧道都征服不了,我還有奮鬥的干勁嗎?古佛山的懸崖棧道,其實有一種魅力,既可以讓人產生“一覽眾山小”的豪情,也能生發“我的人生我主宰”的信念。走與不走,棧道都在那兒;有緣無緣,全看人生抉擇。

站在古佛山巔,我們才會更加深刻地理解,從半山商業街到百佛園的那條路為什麼叫“佛緣路”。我們與佛有緣,是對古佛山有情,有向往,有執念,我們何妨“偷得浮生半日閑”,來一個“登山頂端看,佛法皆相連”,體驗一次拋却煩惱、讓心清明的“生死輪回”。

(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)

《重慶母城文化故事——渝中人文探尋之旅》 大型征文活動評獎結果出爐

由重慶市渝中區文旅委和重慶晨報合辦的《重慶母城文化故事——渝中人文探尋之旅》大型征文活動近日結束,經重慶晨報特聘專家組評審,本次征文活動各獎項正式出爐,現公布如下:

一等獎

《別首留城 2400多年巴渝誠信典范》(上、下)
作者:劉德奉

二等獎

《少年意外獲得絕世珍郵 商人慧眼識珠實話實說》
作者:楊耀健
《毛澤東兩次看房家班演出》
作者:張川耀

三等獎

《最早的重慶火鍋名店 一四一 一就是一》
作者:陳小林
《吃了他燒的菜 溥儀特意敬酒致謝》
作者:盧郎
《渝中:母城蝶變中弘揚誠信之光》
作者:余周城
《修建八一隧道那些忘不了的時光和人們》
作者:羅毅